

陛下是个不为君子

午时茶
WU SHI CHA WOKES

BIXIA
SHIGE



她是萌妹，万万没想到，
却假冒太子登基称帝。

他本是少侠，万万没想到，
却为她成了后宫禁卫。



野史展开华丽书卷，
陛下与侍卫有染，有伤风化！

当“皇帝她”觉得“侍卫他”是天赐真爱

他怒吼：你脑子是不是有坑，
老子是个男人，
现在你也是个男人！

陛下是个伪君子



午时茶^著
WU SHI CHA WORKS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陛下是个伪君子 / 午时茶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1-12924-6

I. ①陛… II. ①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5367号

陛下是个伪君子

午时茶 著

出版人 苏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

责任编辑 陈田田

流程编辑 黄蕙心

特约编辑 刘砾遥

封面设计 gemini_jennifei

内页设计 曾珠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01)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数 320千字

印张 9.5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12924-6

定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陛下是个伪君子



- 01。陛下中毒了 [001]
- 02。陛下高端黑 [021]
- 03。陛下重口味 [035]
- 04。陛下想出轨 [049]
- 05。陛下穿帮啦 [064]

- 06。陛下被打脸 [079]
- 07。陛下是妹子 [092]
- 08。陛下发怒了 [106]
- 09。陛下牙好痛 [120]
- 10。陛下被压倒 [135]

CONTENTS



陛下是个伪君子



CONTENTS

- 11。陛下黑化了 [150]
- 12。陛下爱撒娇 [165]
- 13。陛下很内疚 [180]
- 14。陛下变公主 [194]
- 15。陛下非皇族 [209]

16。陛下撒酒疯 [225]

17。陛下要和亲 [240]

18。陛下被绑架 [254]

19。陛下坠崖了 [269]



番外一 大仇得报，陛下死遁 [287]

番外二 再登皇位，众卿安好 [292]



谢子玉今天登基，有点紧张，毕竟登基这种事情，她也是第一次做。

旁边的崔明不断地小声提醒她：“陛下，您手别抖，肩膀端平，目视前方，挺胸抬头……算了胸还是别挺了……”

谢子玉整个人僵硬得如同木偶，鼓乐阵阵灌进耳中，和着崔明连绵不绝的唠叨，加之额前的几串圆玉晃啊晃，她望着那高高的台阶开始晕圈。

“崔明哪……”谢子玉小声说道，“朕好像恐高……”

“陛下您还一级台阶都没踩呢。”

“也是……”

抬脚，一级一级地往上走，身边的崔明不断地给谢子玉打气：“陛下再坚持一下，一级、两级、三级，非常好！来，左腿，右腿，慢动作……”

谢子玉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句：“崔明哪……”

“奴才在！”

“你能不唠叨吗？”

“能！”

耳根终于清净，谢子玉隐在龙袍里的两条小细腿一边打战一边往上迈，眼前的台阶一点一点地减少，终于只剩一级了。

谢子玉抹了一把额头上渗出的细细的汗，重重地吐了一口气，然后做了一个她后悔至今的动作——她好死不死地往后看了一眼。

轰！

好高！

好吓人！

她战战兢兢地转回头来，两条腿抖得更有节奏了，颤颤巍巍地抬起来，然后……

咣！

谢子玉连滚带爬地往下摔，根本停不下来！

“陛下！”崔明大惊失色，吓得嗷嗷叫。

大臣们半天没缓过神来，这时只见一个侍卫打扮的人冲破层层人群，一跃而上，将越滚越快的陛下在阶梯的一半处拦下，弯腰抄手捞入怀中。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谢子玉窝在他怀中面色苍白地夸赞：“沈钦你真帅！”

沈钦低头看她：“这个时候不装晕，等着丢人呢。”

谢子玉一仰头一闭眼，“晕”了。

沈钦瞥见她没有喉结的脖颈暴露无遗，心中暗骂一声粗心鬼，胳膊一抖，让她的脑袋低垂下来，下巴一收刚好挡住脖子。旋即转身，面向诸位大臣。

崔明这时候也撑着两条吓软的腿赶了过来，一看这情况，立马叫了起来：“陛下摔晕了！”

反应过来的诸位大臣争先恐后地往谢子玉的方向拥去，俱是一脸关切之情，差点挤得谢子玉二度受伤。

沈钦觉得大臣们观赏得差不多了，给崔明递了个眼色，崔明一搂手中的拂尘，走在前面给谢子玉开道：“哎哟诸位大臣请让一让，陛下身上的伤可耽误不得哎……”

大臣们目送他们离去，站在原地感叹：身形修长的侍卫抱着不足五尺高的小皇帝不仅毫无违和感，反而有一种搭配起来很和谐的即视感，这是为什么呢？

不过这么一对比，陛下的身子着实显得娇小了些，得补！

乾清宫中，太后亲自领了太医过来，满面急切，望着鼻青脸肿的谢子玉，惊得鱼尾纹都撑开了，半天没说出话来。

太医仔细把过脉后，确认并无大碍，至于为什么会晕倒，太医琢磨半天才说：“陛下约莫是有些中暑。”

太后安下心来，开始迁怒其他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崔明。

崔明一看到太后投过来的眼神就吓尿了，两腿一软跪在地上，头磕得咣咣响：“太后，奴才有罪……”

谢子玉好怕太后会说“拖出去斩了”，结果太后杏目一瞪：“没听到陛下中暑了吗？还不赶紧去吩咐御膳房熬些绿豆汤送来。”

崔明千恩万谢地走出去，太后又借口让太医离开，这才悄悄问谢子玉：“你同哀家说说，究竟为什么会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果然太后不信她是因为中暑才摔下来的，可是真正的原因要怎么出口？

谢子玉想了想，抓住太后的袖子，满目严肃地解释道：“太后，其实是这么回事，朕正准备踏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忽觉一股怪力自脚下蜿蜒而上，叫朕身子不稳，摆脱不掉，这才难以控制地摔了下去，又滚了下来……”

立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沈钦听完这话，不动声色地哼笑一声：能把踩到自己衣服下摆而摔倒这种事说得这么玄乎也是醉了。

不知实情的太后听了大惊失色：“难道有人对你施巫蛊之术？不行，这事哀家要严查！”

此事不能耽搁，太后叮嘱谢子玉几句后，便匆匆离开，毕竟外面那些大臣也需要一个交代。

崔明端着绿豆汤一步一晃地进来，谢子玉看着晃出大半的汤水，忍不住问了句：“崔公公，你这是怎么了？”

崔明将绿豆汤端放在桌上，盛了一碗给谢子玉，然后扶着自己的脑袋说：“刚刚磕头磕得太用力了，有点晕……”

“说起来，朕也有点不舒服。”谢子玉将绿豆汤一饮而尽，身子一仰在龙榻上滚了两圈，撑着下巴问沈钦，“为什么朕喝了绿豆汤，还是觉得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呢？”

崔明晃晃悠悠地走到桌子旁：“要不再喝两碗？”

谢子玉摇摇头，朝沈钦伸出手臂：“你不是也略通医理吗？帮朕看看……”

沈钦接住她的手腕，稍稍把了一会儿脉，掀眸古怪地瞧了她一眼。

“怎么了？”谢子玉捂着发闷的胸口问，“很严重吗？”

“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

沈钦别过脸去，淡定地吐出六个字：“裹胸布，缠太紧！”

谢子玉：“……”

谢子玉不是皇帝，真正的皇帝在登基前忽然中了奇毒一直未醒，被

太后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慢慢解毒。谢子玉要做的就是真正的皇帝苏醒之前，扮演好皇帝这个角色。

诚然这是一件很辛苦很危险的事情，可谁叫那个皇帝是她一母同胞的弟弟呢，谁叫两人长得那么像呢？

那个说她像男人的，其实是真正的皇帝长得像女人好吗？

次日早上出乾清宫上早朝的时候，谢子玉环顾了一下四周，没看到沈钦，便问崔明：“沈侍卫呢？”

崔明答：“沈侍卫还在睡觉。”

什么叫还在睡觉？她一个当皇帝的都要上朝了他一个侍卫居然还在睡懒觉？

这不符合规矩好吗！

崔明见她脸上阴晴不定，猜不透她的心思，便试探着问了一句：“要不奴才这就去叫沈侍卫起床？”

“还是算了。”想想沈钦的起床气，谢子玉摆摆手，带着一干人上朝去了。

早朝上得挺忐忑，毕竟有太后垂帘听政，谢子玉生怕一个扮演不好露了馅儿，战战兢兢地坐在龙椅上，紧张得像个认真听夫子讲课的学生。

不过毕竟新皇第一次早朝，昨天又摔得那么惨，半边脸还肿着，大臣们倒也没提出让谢子玉很为难的事务。

倒是这朝堂之上一直有个位置是空的，那是首辅谢林的位置。

谢林是谢子玉的七皇叔，先皇离世之前钦点他为首辅大臣，辅佐小皇帝治国。可是今日谢子玉头一次上朝，谢林便称病没来，着实打脸。

但这并不妨碍早朝的继续。太后早前便已嘱咐好她：军事听听文官的意见，政事听听武官的意见。朝中大臣分两个阵营，杜丞相是一方，司徒大将军是另一方，凡事都要听两边的意见，若是遇到棘手的，她只需说一句话“此事容朕回去好好想一想”。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她是假皇帝，自然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主，须得悉数交给太后。

这倒是个好办法。

谢子玉坐在大殿上俯瞰百官的时候，突然有一瞬觉得很好玩：离开皇官近十年，没想到竟是以这种方式回来了。

此番感慨一直持续到退朝，谢子玉从龙椅上站起来准备转身走的时

候扑通又摔地上了，摔得特别狠，帝冕都摔出去老远，不过因为实在太丢人没敢叫出声来。

此时百官还未退去，只听一声巨响，陛下就不见了……

感！叹！号！

谢子玉准备去找太后商量商量龙袍的事情。

她身上的龙袍是根据弟弟谢子文的身材量身裁做的，他中毒后不久就是登基大典，根本来不及再重新为谢子玉做一套。如今谢子玉所穿的一切衣服，都是当初为谢子文做的，根本不合身。毕竟谢子文再如何瘦弱，到底是男子，总归比她高出一点点。

崔明磨着脚底不肯随谢子玉一起去，问他为什么，崔明小声回答：“今日陛下又摔倒了，太后指不定要怎么惩罚奴才呢，奴才实在没胆。陛下，要不然奴才找人将龙袍给您缝缝，再不济，奴才去找人做两双厚底的靴子，陛下您身子高一点，将那龙袍撑起来也就不那么容易摔跤了……”

谢子玉想想也对，既不用面对太后，也不用再担心别人从她的身高上看出什么破绽来，当即允了崔明，转了个方向去御花园的青莲池边纳凉了。

只是还未走到青莲池，忽见对面的小路上跑来一个穿淡粉色衣服的姑娘，似乎很是兴奋地向谢子玉喊道：“太子哥哥！”

谢子玉眼睛盯着她，嘴巴却是在问崔明：“那是谁？”

崔明忙道：“绮罗郡主，陛下的表妹，陛下很喜欢她。”

谢子玉一头雾水：“朕不喜欢她。”

崔明补充：“是那个陛下很喜欢她。”

谢子玉当即了然，原来是谢子文很喜欢这个绮罗郡主。

简短的对话结束，绮罗郡主已然跑到谢子玉面前，欢天喜地道：“太子哥哥！”忽又觉得不对，立马改口道，“现在应该叫陛下哥哥了……”

谢子玉是第一次见绮罗郡主，有可能小时候见过，但是她记不清楚了。加上绮罗郡主如此热情让谢子玉有些招架不住，不知该说什么，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说，只好先挤出一句：“是绮罗啊，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看这个绮罗郡主异于常人的兴奋劲儿，应该是遇到了什么开心的事

情了吧。

绮罗郡主上前拉住谢子玉的袖子，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喜滋滋道：“我方才去乾清宫找陛下哥哥，可他们说你去了太后姑姑那里，我正想着去太后姑姑那里找你呢，没想到在这里遇见陛下哥哥了。”

谢子玉接住她的话继续问下去：“你找朕有事？”

绮罗郡主歪着头，撒娇道：“陛下哥哥难道忘了之前答应过我的事吗？”

“嗯？”

谢子玉同崔明交换了一个眼神，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爱莫能助，谢子玉只好硬着头皮说：“这几日朕有些忙，一时想不起来，绮罗说的是什么事？”

绮罗郡主撇嘴，但并没有真的生气，咕咕哝哝说了出来：“陛下哥哥登基，西域那边送来几匹好马，陛下哥哥说过要送我一匹的。”

原来是这个。

谢子玉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笑道：“朕既然说过要送你一匹，就一定会送，待会儿让崔明带着你去马厩那里，亲自挑一匹便是。”

绮罗郡主娇呼一声，咯咯笑了起来。

谢子玉见她丝毫没有怀疑自己的样子，也松了一口气，正想抽出被绮罗郡主挽着的胳膊时，绮罗郡主却突然一用力，从她的袖口中摸出一个东西来。

谢子玉定睛一瞧，是个铃铛。

这铃铛是当年师父捡到她的时候送与她的，沈钦也有一个。虽然这小玩意儿不值钱，但谢子玉将它看得紧，平日里她将铃铛里面塞了棉花，即使带在身上也从不作响。绮罗郡主好奇地把玩起来，谢子玉想伸手要回来，却见绮罗郡主扯出里面的棉花，使力摇了起来。

铃铛发出了响亮清脆的声音。

谢子玉按住心中想要一把抢回来的心情，挤出一个和颜悦色的笑，说道：“绮罗，把那个铃铛还给朕。”

绮罗郡主这时候却耍起了小女孩的性子，将铃铛往身后一藏，仰着脸讨好似的对谢子玉说道：“陛下哥哥，我喜欢这个小玩意儿，能不能送给我？”

“不行！”谢子玉当即拒绝她，但又觉得这话说得太硬，只好耐着性子软下语气好生哄道，“朕可以送你点别的，这个铃铛不可以。”

谁知她越不给，绮罗郡主越是想要，对她做了个鬼脸，转身就跑。

谢子玉那个气啊，刚要开口叫她站住，却见绮罗刚跑了没两步，突然撞到一个人身上，被那人挡住了去路。

“拿来。”那人对绮罗郡主伸手，毫不客气地说道。

“你是谁？”绮罗郡主叉腰，对挡住她的人大声吼道，“敢挡本郡主的路，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那人一脸不耐烦，直接出手捉住她攥着铃铛的那只手，掰开来拿出铃铛，然后无视她惊愕的脸，绕过她径直走向谢子玉。

“喏，收好了。”铃铛重新回到谢子玉手中。

谢子玉压低嗓音提醒他：“沈钦，这里是皇宫，你就不能低调点？”

沈钦懒洋洋地站着，背着阳光，正好将谢子玉笼在他的阴影之下。他低头瞧她，看着她小心翼翼的样子，嘴角一扬，吐出俩字：“忘了。”

绮罗郡主不乐意了，跺着脚走到谢子玉身边，指着沈钦道：“陛下哥哥，他欺负我！”

谢子玉咳嗽两声，摆出一张正经脸来，对沈钦说：“沈侍卫，方才你冒犯了绮罗郡主，还不赶紧认错道歉？”

绮罗郡主仰着下巴瞪沈钦，她定然以为沈钦刚才敢从她手中抢铃铛，此时绝不会低头认错，哪知……

沈钦一抱拳，单膝跪下：“臣不知是绮罗郡主，还请郡主恕罪！”

这话扔在地上铛铛响，别说绮罗郡主，就连谢子玉也惊呆了：这个平时傲娇得嘞谁都是傻子的沈钦居然跪下了！

一排感叹号油然而生！

趁绮罗郡主还没缓过神来，谢子玉忙跳出来打圆场：“既然沈侍卫已经知错就改了绮罗你就别同他计较了这不母后她老人家挺想念你的你来宫中一趟也不容易趁着天色尚早赶紧去看看母后吧来人把绮罗郡主好生护送到太后宫里去！”

这好几句话谢子玉用一口气说完，绮罗郡主刚发出一个疑问的“啊”字，就被太监宫女们拱着走了。



谢子玉亲手去扶沈钦：“我的好师兄哎，委屈你了。”

沈钦站起身来，盯着绮罗郡主离开的方向，似笑非笑道：“不委屈。”

他腕间一动，不远处的绮罗郡主突然尖叫一声，整个人扑倒在地上，摔跤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今日早朝时谢子玉摔的那一跤。

谢子玉绝对听到了沈钦冷哼哼的声音：“谁让我跪着，我就让她趴着……”

谢子玉：“……”

谢子玉七岁被送去普罗山，八岁走丢，被沈钦的师父捡到。那时的沈钦已经是个十二岁的少年，师父将她往沈钦面前一推，开玩笑地说：“钦儿，为师给你捡了个小媳妇回来。”

沈钦好看的眉毛皱起来：“师父，我又不瞎，这分明是个男孩子。”

师父一乐，蹲下身来捏捏她的脸，对沈钦说：“她这么可爱，怎么可能是男孩子。”

直到谢子玉洗净了脸，露出粉嫩的皮肤和两个浅浅的小梨涡，沈钦将信将疑的目光才彻底消失，勉为其难地拉过她的手：“走，师兄带你去吃饭。”

这句话贯穿了谢子玉整个童年，因为师父常常外出，照顾谢子玉的任务就落在了沈钦身上。甚至可以说，谢子玉是沈钦带大的，这个只大她四岁的师兄每天都在刷新她的世界观，以至于在以后的人生中，谢子玉一直坚定不移地信奉一个真理：跟着师兄有饭吃。

如今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沈钦跟着她一起回到皇宫，每天被诸多条条框框束缚着，一想到万一哪天他撂挑子不干了，丢下她一个人，谢子玉就一阵胸闷心悸：不行，哭死也不能放他走！

想到这里，谢子玉看着沈钦的眼神有点变味。

沈钦察觉到了，凑近了说：“陛下，你的眼神里透出一股占有欲。”

谢子玉眨眨眼，抿嘴笑道：“那你猜，我想占有谁？”

沈钦一愣，往后退了一步，然后嫌弃道：“你的表情太恶心，不猜！”

谢子玉准备瞪他。

崔明急得在一旁跳脚：“两位祖宗哎，这里是御花园，你们敢不敢做得再明显一点？这不是皇帝与侍卫的相处之道，若是被居心叵测的人看了去，人家会怎么想陛下？怎么想沈侍卫？怎么想陛下与沈侍卫？陛

下您刚登基，若是有什么不好的传闻，那……”

谢子玉一记眼神杀到崔明那里，阴恻恻地叫了声：“崔公公……”

崔明浑身一抖，垂下脑袋来：“奴才逾越了……”

谢子玉一转身，负手往青莲池中的亭子走去：“崔公公，去备些吃食来，朕饿了。”

沈钦紧跟一句：“我也饿了，多备些。”

崔明含泪离去：明明有那么多小太监小宫女跟着，非指明要他这个贴身太监去做这种杂事，他一个大太监做这种事情很掉价的，欺负人！

完全没有感受道崔明的怨念的谢子玉和沈钦，坐在凉亭中闲扯。

这亭子三面环水，谢子玉又遣走了身边的宫女和太监，让他们在不远处等着，难得这里只有她和沈钦两人，可以聊聊天，抒抒情，发发牢骚……

谢子玉问沈钦：“你觉得太后怎么样？”

沈钦答：“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说正经的！”

沈钦屈指敲着石桌，也不看她，望着一池的莲花，悠悠道：“太后是你的母后，母子连心，她是什么样的人，你难道不比我更清楚？”

谢子玉拿眼睛睨他：“你非要逼我承认我没你聪明你才肯说是吧？我就是因为看不透她才问你！”

她心中对太后一直存着一个疑问，或者说心里系着一个结：当年她在普罗山走丢，距离现在已有八年之久，这八年里虽说师父和沈钦待她极好，但她终究是找不着父母的孩子。八年之后太后突然找到她，第一件事就是让她假扮皇帝为自己的弟弟守住皇位，甚至她还没来得及享受母女间久别重逢的喜悦，便因登基前的各种琐事忙得焦头烂额。

直到现在，太后虽将她的一切安排得无微不至，可到底少了一分温暖。太后安排在她身边的人，与其说是保护她，倒不如说是监视她。

其中当属崔公公为首。

沈钦约莫能猜到她心中所想何事，似漫不经心道：“你现在是太后最需要的人，她会像佛一样供着你。至于其他事情，若是现在想不通，以后总有机会弄明白，你现在想多了也无用。”

“可我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她喃喃自语，愁眉不展。



崔明亲自捧了几盘点心过来，见谢子玉一脸愁容，忍不住问了一句：“陛下，您想什么呢？”

想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谢子玉盯着盘子里的点心使劲瞧：“朕在想……”她一扭头，看向崔明，吓唬他，“这盘子里的东西有没有毒？”

崔明果然吓得连连摆手：“陛下，奴才怎么可能下毒，奴才拿性命担保……”

“朕又没说是你下毒。”谢子玉努努嘴，“你尝一个？”

崔明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抓起一个就往嘴里塞，没怎么嚼就咽了下去，含混道：“陛下您看，没毒。”

谢子玉觉得这么逗弄他有点过分，便亲自倒了杯茶水给他：“朕方才说笑呢，喝点水，噎着就不好了。”

崔明千恩万谢似的接过茶水，正要往嘴里送，忽觉腹部一阵绞痛，当即摔了茶杯，捂住肚子哀叫：“陛下，点心中有毒！”

谢子玉大惊失色，跳起身来。

沈钦目光一沉，弯腰捉住崔明的手腕给他把脉，眉头紧皱。

不一会儿，沈钦慢慢放下他的手腕，目光复杂地对他说：“崔公公，你……”

崔明脸色煞白，抖着嗓子问：“沈侍卫，奴才是不是中了剧毒？这毒是不是不能解？奴才是不是要死了？奴才还没活够呢，奴才……”

“崔公公——”沈钦打断他，问，“拉过肚子吗？”

崔明点头。

沈钦拍拍他的肩膀：“去吧，厕后记得洗手。”

崔明：“……”

谢子玉哈哈笑起来，挨了沈钦一巴掌：“你还笑，还不都是你吓的？”

谢子玉只好一边笑一边道歉：“崔公公，你先去着，朕命人去给你送厕纸，噗哈哈……”

知道真相的崔明眼泪掉下来。

因为一看到点心就想起刚才崔明的囧样，谢子玉实在吃不下去，便倒了两杯茶水，递给沈钦一杯。沈钦执了茶，倚在栏杆上看风景，满身

文人骚客的气息，挺能装。

谢子玉挨了过来，作势不经意间撞了他一下，直把他手中的茶给晃去了大半，茶叶梗随着茶水落入池中，引来几尾红鲤的抢夺，煞是逗人。

沈钦斜了她一眼：“还有没有点当皇帝的样子？”

谢子玉一吐舌，将手中的茶往嘴边送。

一只手突然抓住她的手腕，阻止她喝茶。

“怎么了？”谢子玉问。

沈钦目光冷然地望着池中：“你看……”

谢子玉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赫然发现几条红鲤翻了肚皮漂在水上，嘴巴一张一合，显然是濒死边缘。谢子玉心中一凉：“怎么会这样？”

沈钦抬手将她手中的茶水夺去，全部倒入水中，不一会儿，有更多的鲤鱼死去。

“茶水里有毒……”

谢子玉紧张地抓住他的衣袖，结结巴巴地问：“什么毒？喝了会怎么样？”

沈钦将自己手中那半杯茶置在鼻间嗅了嗅，眉头拧得死紧：“茶香掩去了毒药的气味，我一时也辨不出是什么毒……”他忽然想到什么，立即丢了手中的杯子，扶住谢子玉的肩膀，“别告诉我你刚刚喝了这茶？”

谢子玉晕晕乎乎地说：“就抿了两口，好难受……”

沈钦用力地捏着她的肩膀，想让她清醒一些，又气又急道：“如果你哪天死了，绝对是笨死的！”

谢子玉掀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咕哝道：“如果你哪天死了，绝对是气死的……”

“你还贫！被你气死了！”沈钦腾出一只手捏住她的嘴巴，“先吐出来……”

谢子玉张了张嘴巴，要哭了：“吐不出来……”

见她没有力气吐，沈钦干脆将她置在栏杆上，下了狠心往她背上用力击了一掌。

谢子玉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沈钦暂时松了一口气，却听谢子玉带着哭腔嚷嚷：“我吐血了！”

“闭嘴！”

还有脸说！



谢子玉被沈钦一掌打得胃出血，加上余毒未清，在榻上又卧了好几日，朝中大事暂交由杜丞相和司徒大将军理着，太后垂帘听政。

这几日谢子玉老老实实在寝殿中待着，宫里却是炸了锅一样乱。

太后第一个爆发，下毒这种事简直就是太后的雷点，毕竟好不容易找回谢子玉，费尽心力将她培养成皇帝暂时保住皇位，若是她再出了事，这江山可真是易主了。

御膳房那边人人自危，太后借机换掉了御膳房大部分人员。又借着宫中侍卫护驾不力，准备再招一批新的侍卫进宫。

崔明因为谢子玉中毒这事寻死觅活好几天，白绫往梁上挂了一遍又一遍，沈钦救他救得不耐烦了，索性带他去见谢子玉。

崔明一见到谢子玉就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号：“陛下，奴才真的没有下毒，若是奴才当时先喝了那茶就好了，奴才愿以死证明清白……”

谢子玉拉了拉沈钦的袖子，沈钦适时倾下身子，听见她小声说：“哭得这么惨，应该不是他做的吧？”

沈钦点头道：“没见太后处置他，应该与他无关，你快些叫他停下，闹得我耳朵疼。”

可崔明兀自哭得厉害，谢子玉温柔地劝了半天也不见效果，没办法只好铆足了劲儿大声喊了一句：“别哭了，男子汉大丈夫哭成这样不嫌丢人吗？”

崔明一愣，噎住，半晌没出声。

为什么谢子玉觉得他看自己的眼神充满怨念呢？这是为什么呢？

沈钦借着揉眉头的动作挡住抽搐的嘴角：男子汉大丈夫？崔公公？男子汉？噗……

陛下还真是高端黑啊。

绮罗郡主听说谢子玉病了，前来宫中探望。谢子玉看着一旁没事人似的沈钦，好心地提醒一句：“绮罗郡主要来了，你不回避一下？”

沈钦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说道：“回避倒不至于，但这几日给你解毒累着我了，我去休息一下，没什么大事别叫我。”末了又加一句，“铃铛藏好了，别再让人抢走了。”

“知道了，你快走快走。”谢子玉催他，免得绮罗郡主看见他再生出什么事端来。